

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

荣新江

提 要：吐鲁番新出土的阚氏高昌王国永康九年、十年高昌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文书，记录了来自漠北的柔然汗国、北印度的乌苻国、南朝刘宋、塔里木盆地南沿绿洲王国子合、南亚次大陆的婆罗门、塔里木盆地北沿的焉耆国的使者，透露了出使原因及经过高昌往返于柔然汗国的路线。公元5世纪下半叶，送使文书所出的高昌，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关键词：阚氏高昌 柔然 乌苻 婆罗门 吐谷浑路

公元5世纪中叶的吐鲁番盆地，时局动荡。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王族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由敦煌经鄯善，442年北上占领高昌，高昌太守阚爽投奔漠北的柔然汗国。沮渠兄弟建立高昌大凉政权，450年灭车师国，占交河城。460年，柔然杀沮渠安周，灭大凉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成为吐鲁番历史上第一个以高昌为名的王国。阚氏高昌王国实际是柔然的附属，奉柔然永康年号，以柔然为宗主国。约477年，阚伯周卒，子义成即位。约478年，义成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即位为王。488年，阚首归为柔然在漠北的敌手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阚氏高昌灭亡。高车立张孟明为王，开始了张氏高昌王国时代。^①

一 吐鲁番新出文书的有关记载

1997年，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一件文书，由两张纸缀合而成，编号为97TSYM1：13—5+97TSYM1：13—4，文书正面为《易杂占》，背面有文字20行，内容为某年号之九年、十年出人、出马送使的记录（图版见封3图1）。^②现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录文揭示如

* 本组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05JJD770107）项目成果。所引新获吐鲁番文书和墓志资料，其录文缀合等工作，系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持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集体研究成果。

① 关于阚氏高昌灭亡及其相关的高车阿伏至罗西迁的年代，史料记载不一，学者间也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关于高车西迁年代的意见，而高车灭阚氏的年代则采用王素的观点，见所著：《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0—275页。

② 有关出土情况，参见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洋海墓地斜坡土洞墓清理简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有关《易杂占》的研究，参见余欣、陈昊：

下，再作讨论。

- 1 九年十月八日送处罗干无根，高宁九十人、摩诃演十人；出马
- 2 一疋。
- 3 九年十月廿日送郑阿卯，高宁八十五人、白芳卅六人、万度廿六人、
- 4 其养十五人；出马 一疋。
- 5 九年十二月二日送乌菟使向鄯耆，百 一十八人；出马 一疋。高宁
- 6 八十五人、万度廿六人、乾养七人。
- 7 十年闰月五日送鄯耆王北山，高宁八十四人、横截卅六人、白
- 8 芳卅六人、万度廿六人、其养十五人、威神二人、柳婆
- 9 卅七人，合二百五十六人；出马 一疋。
- 10 十年三月十四日，送婆罗门使向鄯耆，高宁八十四人、
- 11 横截卅六人、白芳卅六人、田地十六人，合百八十二人；[出马] 一疋。
- 12 十年三月八日送吴客并子合使北山，高宁八十三人、白芳
- 13 廿五人，合百八人；出马 一疋。
- 14 九年七月廿三日送若久向焉耆，高宁六十八人、横截卅人、
- 15 白芳卅二人、威神□□、万度廿三人、乾养十四人、柳
- 16 婆卅人、阿虎十二人、磨诃演十六人、喙（啄=笃）进十八人、
- 17 高昌七人。
- 18 九年六月十二日送婆罗干北山，高宁六十八人、威神五人、
- 19 万度廿三人、其养十二人、柳婆卅人、阿虎十五人、
- 20 磨诃演十三人、喙（啄=笃）进十人、横截卅人；出马 一疋。

据同墓所出《永康十二年张祖买奴契》（97TSYM1：5）的年代及其他一些证据，这件送使文书是阚氏高昌王国所用柔然永康年号九、十两年（474—475）高昌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的记录，内容异常珍贵。有关本文书年代、性质及其所记阚氏高昌时期城镇情况，详见笔者《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一文，^① 这里集中探讨文书所记的送使情况，以及这些使者背后所反映的以高昌为枢纽的阚氏高昌与柔然、西域、南朝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时 间	所送使者	送使方向	人数总计	出 马
九年（474）六月十二日	婆罗干	北山	216	216
九年（474）七月廿三日	若久	鄯耆	260+	260+
九年（474）十月八日	处罗干无根	[北山]	100	100
九年（474）十月廿日	郑阿卯	[北山]	162	162
九年（474）十二月二日	乌菟使	鄯耆	118	118
十年（475）三月八日	吴客并子合使	北山	108	108
十年（475）三月十四日	婆罗门使	鄯耆	182	182
十年（475）闰[三]月五日	鄯耆王	北山	256	256

这件送使文书的内容基本是按时间条记阚氏高昌王国送使时各城镇出人数目，并合计总的人数，最后的“出马一匹”，应当是每人出马一匹。笔者先把文书记录按时间顺序列表如下（表

① 《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0 卷。
①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0 卷。

见前页), 并条列过往使者、送使方向、送使总人数和马匹数。

以下先讨论文书中出现的使者, 考察其出使使命, 然后再讨论使者经行的道路。

二 经过阼氏高昌的各国使者及其使命

文书所记阼氏高昌王国要送的使者大致可以分作两类: 一类是不带“使”字者, 有婆罗干、若久、处罗干无根、郑阿卯, 这些人为高昌官府所熟知, 所以没有冠以国家名称。从阼氏高昌当时作为柔然的附属国, 而这些人又多有阿尔泰语词汇汉译名的特征, 因此推测他们都是柔然使者, 除若久之外, 婆罗干明确记载是去北山方向, 即往柔然, 而另外两位没有记载, 笔者推测也是北山方向。大概正是因为他们是柔然使者, 出使后必然返回柔然, 所以才没有记载他们的去向。另一类是国名后带有“使”、“王”、“客”这样的词, 可以确知他们是来自某国的使者或国王, 包括乌菟使、吴客、子合使、婆罗门使、鄢耆王。

1. 柔然汗国使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又一个称雄漠北的游牧汗国, 北魏称之为“蠕蠕”, 南朝称之为“芮芮”。在公元5世纪初首领社仑自称可汗以后, 势力扩张, 与北魏处于敌对状态, 并逐渐深入到西域地区。421年被北凉灭亡的西凉遗民唐和、唐契兄弟逃到伊吾, “臣于蠕蠕”。^① 北魏太延元年(435), 始“遣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 为蠕蠕所执”,^② 似表明其时柔然已经控制了高昌。这一年应是柔然扶植阼爽自立为高昌太守的年份。442年, 北凉后裔沮渠无讳、安周兄弟占领高昌, 阼爽奔柔然。但沮渠氏大凉政权的存在, 仍然离不开柔然的支持和帮助。450年, 沮渠安周引柔然兵分三道, 围攻交河, 最后灭掉亲魏的车师王国, 统一吐鲁番盆地。但不知何故, 后来安周又与柔然不和, 460年, 柔然攻高昌, 灭沮渠氏大凉政权, 立阼伯周为高昌王。《北史》卷97《西域传》高昌国条称: “和平元年(460), 为蠕蠕所并, 蠕蠕以阼伯周为高昌王。”^③ 特别强调高昌被并入柔然汗国, 只不过是立一傀儡高昌王阼伯周而已。^④ 阼伯周虽然称王, 但使用的是柔然永康年号。487年, 原本役属柔然的高车副伏罗部叛柔然宗主, 从漠北西迁到高昌北部一带, 得以控制高昌, 大概在488年从柔然手中夺取了高昌的宗主权, 高车王阿伏至罗杀高昌王阼首归兄弟, 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⑤ 此后, 高昌在柔然、高车两大势力之间徘徊。^⑥

① 《魏书》卷43《唐和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962页。

② 《魏书》卷101《高昌传》, 第2243页; 《北史》卷97《西域传》同。(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3212页) 原文所记年代为“太延中”, 然据《魏书》、《北史》之《车师传》, 应为太延元年, 具体时间考证参见余太山: 《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第152页。

③ 《北史》卷97《西域传》, 第3213页。

④ 在某一时段北魏人眼中, 高昌可能就是柔然的一部分。葬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十月的阼伯升的《墓志铭》说: “高祖即茹茹主第二子, 率部归化, 锡爵高昌王, 仕至司徒公。”(赵万里: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年, 图版59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 《柔然资料辑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54页) 北魏朝廷把柔然国主的儿子赐以高昌王的称号, 似乎说明了这一点。

⑤ 关于阼氏高昌灭亡及高车阿伏至罗西迁的年代, 本文采用王素的观点, 见所著: 《高昌史稿·统治编》, 第270—275页。

⑥ 关于柔然与高昌的关系, 参见余太山: 《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 《嚙哒史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年, 第194—196页; 钱伯泉: 《从〈高昌主簿张馆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 《吐鲁番学研究专辑》, 乌鲁木齐: 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 1990年, 第102—108页; 王素: 《高昌史稿·交通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第364—388页。各家看法不尽一致, 此处择善而从。

可见，在送使文书所记的永康九年、十年时，阚氏高昌不过是柔然的一个傀儡王国，因此，当时一定有不少柔然使臣往来于漠北柔然汗廷和高昌都城之间，处理征收赋税、安排西域或南朝使者前往柔然等事宜。上面论证了婆罗干、若久、处罗干无根、郑阿卯四人应当是柔然的使者，高昌国为送他们出动的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可见他们都是重要的使臣，其中送若久的人数在 260 名以上，其地位更非同一般。遗憾的是，在有关柔然的史料里未能找到这几个人的名字，^① 不过，文书史料的价值重要性就在于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

哈喇和卓 90 号墓曾出土过一件《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据同墓所出永康十七年文书，年代也在永康年间。这是高昌主簿张绾等人传令支给客使物品的记录，它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来到高昌的柔然使者的记录。现摘录有关部分文字如下：

- 3] 出 行 绾 五 疋，主簿张绾传令，与道人昙训。
- 4] 出 行 绾 五 疋，付左首兴，与若愍提慙。
- 5] 出 赤 违（韦）一枚，付受宗，与乌胡慎。
- 7] 疋，付得钱，与吴儿折胡真。
- 8] 赤 违（韦）一枚，付得钱，与作都施摩何勃
- 9] 绾 一 疋，赤 违（韦）一枚，与秃地提慙无根。
- 14] 行 绾 三 疋，赤 违（韦）三枚，付隗已隆，与阿祝至火下。
- 15] 张 绾 传 令，出 疏 勒 锦 一 张，与处论无根。
- 16] 摩何 □□
- 17] 绾 一 疋，毯 五 张，赤 违（韦）□枚，各付已隆，供鍬头 [发]。^②

文书中的左首兴和得钱两个人名，也见于和送使文书同出一墓的《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中，^③ 可见《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所记使者的年代与送使文书的年代相去应当不远。这里受高昌王国供给的道人昙训、若愍提慙、乌胡慎、吴儿折胡真、作都施摩何勃、秃地提慙无根、阿祝至火下、处论无根、摩何□□、鍬头□[发]，可能主要是柔然的使臣，当然也不排除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使者。^④ 其中，道人昙训的受供数目最多，或许是柔然国师一类的人物；^⑤ 提慙即突厥语的 *tegin*，意为“王子”；“无根”也见于送使文书，这一方面说明两件文书保存的人名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说明这个词很可能表示的是柔然语中一种官称，“处论无根”与本文书的“处罗干无根”几乎可以勘合，但为谨慎起见，暂不作勘同。

由送使文书和《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可以看出，在阚氏高昌王国时期，柔然派出许多

① “若久”虽然没有直接对应的柔然人名或称号，但我们知道柔然国主姓“郁久闾”，而柔然又有部帅名“阿若”。这些名字中的“若”、“久”和“若久”一名应当不无关系。

②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22—123页。

③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待刊。

④ 上引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一文认为都是柔然使者。姜伯勤认为文书中的“特勤”是高车王子。（见所撰《高昌麹朝与东西突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页；《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85页）笔者倾向于柔然使者，参见拙文：《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4页。

⑤ 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第100—101页。

使臣往来于高昌与柔然汗廷之间，有的甚至住在高昌，他们受到高昌王国的种种款待。若这些柔然使者返回或者向其他地方出使，高昌国还要派人、出马送使出境。

2. 乌苌使

乌苌国在北印度境，今印度河上游斯瓦特（Swat）地区。此名最早见于《法显传》，法显等自竭叉（今塔什库尔干）西行，越过葱岭（帕米尔）到陀历（达丽尔，Darel），再西南行十五日，渡新头河（印度河），到乌苌国（又作乌长，梵文 Uddyāna），在此夏坐，时在 402 年。^① 据《洛阳伽蓝记》卷 5，北魏宋云、惠生等西行，从朱驹波、汉（渴）盘陀，过葱岭，经钵和国（瓦罕）、赍弥国（乞特拉尔，Tchitral，Chitral）、钵庐勒（博罗尔，Bolor），于神龟二年（519）十二月到乌场国。^②《魏书》卷 102《西域传》后半据宋云等行记成文，地名作“乌苌”，^③ 则今本《伽蓝记》原本应作“乌苌”。唐初玄奘也曾访问此地，《大唐西域记》卷 3 作“乌仗那国”；^④ 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2 作“乌仗那”，一本作“乌长那”，^⑤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作“乌长那”；^⑥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乌长”，并注明彼自称“郁地引那”，^⑦ 均为梵文 Uddyāna 的不同译写。送使文书写于 474—475 年，在法显、宋云的记载之间，所用“乌苌”一名，正好与二者的称呼相符。

北印度在 5 世纪后半叶时，正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此时北方强国嚙哒的势力正在向北印度渗透，与波斯、寄多罗（Kidāra）和印度笈多王朝争夺这一地区。但根据本件文书，永康九年（474）十二月二日有乌苌使经高昌向焉耆，考虑到当时阚氏高昌与北魏没有交往，则乌苌使很可能是从柔然经高昌、焉耆回国的。这批乌苌使者或者是代表嚙哒去和柔然联络，但更有可能是在周边强大势力的压力下去和柔然沟通，寻求外部支持。据《魏书》卷 8《世宗纪》，乌苌国在景明三年（502），永平三年（510）九月、四年三月和十月，神龟元年闰七月，正光二年（521）五月曾遣使朝魏，^⑧ 表明自 6 世纪初，乌苌又和北魏取得了联系。

3. 吴客

吴客是来自南方的客使。在吐鲁番早期出土文书中，我们已经见到过一件吴客的写经，即鄯善县吐峪沟出土、现藏东京书道博物馆的《持世经》卷 1，尾题作：

岁在己丑，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

吴客丹杨郡张傖祖写，

用帛廿六枚。^⑨

己丑岁为 449 年，时在大凉王沮渠安周统治高昌的时期，有来自丹阳郡（治今江苏南京）的吴客为沮渠安周写供养经。唐长孺先生仔细分析了这件写经题记在印证高昌与南朝交往上的价值，不过他以为既称“吴客”，则表明是“来自江南的寓客”，“由此可证高昌和江南不仅有官府使

①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20—35 页，特别是第 33 页。

②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277—317 页，特别是第 298—301 页。

③ 《魏书》卷 102《西域传》，第 2280 页。

④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 3，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70 页。

⑤ 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40 页。

⑥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99、134 页；《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8 页。

⑦ 桑山正进：《慧超往五天竺 僧研究》，京都：京都大 人文科 研究所，1992 年，第 22 页，第 126—127 页注。

⑧ 《魏书》卷 8《世宗纪》，第 195、209、210 页。

⑨ 池田温：《中国古代 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 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第 86 页，团 11。

命往来以及僧徒行踪，也还有普通人较长期的流寓。”^①

现在我们拥有了第二件记载“吴客”的高昌王国早期写本——送使文书，似乎可以对上面写经题记中的吴客给予重新定位。据此送使文书，吴客是阚氏高昌官府派出大量人员所送的使者称谓，则应为正式的南朝使者，他们和子合国的使者在永康十年三月八日一起前往北山，应当是出使柔然的刘宋的正式使团。因此，在早期高昌文书中，“吴客”可能并非简单字面意义上的来自南朝流寓高昌地区的普通人，而更可能是高昌官府对于南朝来的使者的特定称呼。《持世经》题记中的“吴客丹杨郡张休祖”，应当也不是普通的寓客，他能够为当时高昌最高的统治者大凉王沮渠安周抄写佛经，显然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物，把他看作刘宋文帝派遣出使高昌的使者，恐怕更合理一些。

永康十年相当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475），送使文书所记当年三月八日要到柔然去的使者，可以肯定是刘宋派遣的正式使者。但由于从刘宋都城出发，一般要经益州（成都）、吐谷浑，才能到达高昌，所需时间较长，所以这个使者不一定是后废帝所遣，可能是在明帝时就已出发。高昌送使文书中既把吴客与子合使一起送往柔然，当然可能是在高昌时把两者归在一起而组团前往的，但由于子合使来自塔里木盆地西南，他们可以先东行到鄯善的吐谷浑界，因此也可能是在这里与从南方而来的刘宋使者一道前往高昌，再继续前往柔然，这样的解说可能更有道理。

在永康十年之后三年的升明二年（478），刘宋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轨（一作范）出使柔然，与柔然相约，两面夹击北魏。南齐高帝萧道成即位的建元元年（479）八月，柔然可汗果然发三十万骑兵南侵，^②但萧道成因为初即位，未遑出征。至武帝萧赜永明元年（483），王洪轨回到南朝，史称“经途三万余里”。^③王洪轨出使柔然是经过吐谷浑国（河南国）并得到吐谷浑可汗资助的。^④他从吐谷浑到柔然，必经高昌，唐长孺先生论证吐鲁番出土两件升明元年八月至九月竟陵郡开国公萧道成供养的写经当为王洪轨携至高昌，^⑤诚为的论。从史籍和吐鲁番文书所存王洪轨使团的点滴记载和遗物可知，这次出使是刘宋派遣的负有重要使命的一次，那么三年以前到达高昌而同样是去柔然的刘宋使者，可能是一次普通的遣使，但更可能是为王洪轨使团打前站的。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件送使文书中得到了永康十年刘宋使者经过高昌去柔然的消息，也由此看出高昌大凉政权时吴客丹杨郡张休祖为沮渠安周写经的意义。

4. 子合使

子合国在西域南道，今和田与塔什库尔干之间的叶城县治哈尔噶里克（Karghalik），其名首见于《汉书》卷96《西域传》：“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东北

- ①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9—190页。
- ② 相应文字，《通鉴》记作“柔然十余万骑寇魏，至塞上而还”（第4234页）。又《魏书》卷7《高祖纪》、卷103《蠕蠕传》及《北史》皆未记此事。《梁书·西北诸戎·芮芮国传》记：“宋升明中，遣王洪轨使焉，引之共伐魏。齐建元元年，洪轨始至其国，国王率三十万骑，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魏人闭关不敢战。后稍侵弱。”未知孰是。
- ③ 《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23—1025页；《资治通鉴》卷135，“齐建元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233—4234页。参见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第179—180页。“轨”，《通鉴》作“范”，胡注：《齐书》作“王洪轨”，今从《齐纪》。
- ④ 《南齐书》卷59《河南传》，第1026页。
- ⑤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第190—192页。

到都护治所(乌垒城,今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附近)五千四十六里。”^①《法显传》作“子合国”,^②《洛阳伽蓝记》作“朱驹波”。^③《魏书》卷102《西域传》所记,更接近送使文书的年代:“悉居半国,故西夜国也,一名子合。其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在于阗西,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来献,自后贡使不绝。”^④据《魏书》本纪,子合国遣使朝贡北魏有太延五年十一月、和平三年三月、景明三年、永平四年九月、神龟元年二月。^⑤《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滑国(嚙哒)条记:“元魏之据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⑥据考,“元魏之据桑乾”指北魏平城时代(398—494),而滑国役属芮芮的时代应当在402—437年之间,其后渐次占领从波斯、吐火罗到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东面直到焉耆,时间在6世纪最初五六年内。^⑦这里的“句盘”即“悉居半”,同传又作“周古柯”,有专条记载:“周古柯国,滑旁小国也。普通元年(520),使使随滑来献方物。”^⑧南京博物院藏《梁职贡图》有周古柯使者像及上表,实为《梁书》史料来源。^⑨以上史事有助于我们理解永康十年三月八日子合使与南朝吴客一起前往柔然之事,即在和平三年和景明三年之间,未见到有子合国曾遣使于魏的记载,因为此时正值柔然强盛。《魏书》卷102《西域传》于阗国条记:“显祖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延望救援。’”^⑩北魏君臣商议,以为于阗距离遥远,没有发兵相救。可见在素目伽上表的466—468年间,柔然的兵锋已到于阗,其旁的子合不如于阗力强人众,更难以抵御柔然的进攻,而此时嚙哒的势力也还没有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因此,送使文书写成的前后,子合应当在柔然汗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要遣使柔然,向柔然汗国称臣纳贡。子合来自塔里木盆地西南,其东边的于阗此时得不到北魏的支援,恐怕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5. 婆罗门使

婆罗门一名,见《梁书·西北诸戎传》波斯条,^⑪当指印度。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印度总述”云:“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种姓,族类群分,而婆罗门特为清贵,从其雅称,传以成俗,无云经界之别,总谓婆罗门国焉。”^⑫“婆罗门国”是印度的总称,梵文作Brāhmanadesa。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也说: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2—3883页。

②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8页。

③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第277页。

④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4页;《北史》卷97《西域传》同,第3211页。并请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9、621页。

⑤ 《魏书》,第90、120、195、211、227页。

⑥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2页。

⑦ 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401—405页。

⑧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第812页。

⑨ 参见榎一雄:《梁职贡图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集》第7,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第106—129页。

⑩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3页。

⑪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第815页。

⑫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2,第161—162页。

“五天之地，皆曰婆罗门国；北方速利，总号胡疆。”^① 值得注意的是，阚氏高昌国王鞠文泰就把印度称作“婆罗门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记玄奘从高昌出发向西天取经时，鞠文泰写信给西突厥叶护可汗，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② 或许高昌王国这种对印度的泛称，可以追溯到阚氏高昌时期。送使文书把北印度来的乌苅国单独称呼，而又用婆罗门国这样的泛称指印度，或许永康十年三月十四日经高昌到焉耆的婆罗门国使，是来自更南边的五印度中的国家。此时印度最重要的国家是笈多王国，虽然在5世纪后半叶其北方受到嚙哒的侵袭，但仍是具有势力的印度王国，^③ 送使文书中的婆罗门使很可能是笈多王国所遣，其目的可能是联络柔然以对抗嚙哒。从中国方面的记载来看，《魏书》卷7《高祖纪》记西天竺国曾于太和元年（477）九月遣使朝魏，自景明三年至延昌三年（514），南天竺国曾五次出使北魏，颇为密集。^④ 送使文书所记的经过高昌的婆罗门国使者，和乌苅使者一样，最有可能的是从柔然经高昌、焉耆回国，他们可能来自印度的笈多王国。

6. 鄯耆王

鄯耆，即焉耆，为汉魏以来西域北道的大国，在龟兹、高昌之间，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448年，北魏太武帝遣成周公万度归征伐焉耆，屠其都城，获大量珍奇异玩及牲畜，焉耆王龙鸠尸卑那奔龟兹避难。^⑤ 北魏一度设焉耆镇，由唐和镇守。451年，唐和从焉耆入代京。^⑥ 次年，移居焉耆的车师王车伊洛也入代。^⑦ 大概在452年，北魏势力撤出焉耆，龙鸠尸卑那大概重新回国执政。^⑧ 但好景不会很长，据上引《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至晚在466—468年间，柔然兵锋已到于阗，那么位于柔然和于阗之间的焉耆自然首当其冲，从而成为柔然的附属国。^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焉耆没有遣使向北魏朝贡，或许能够反证焉耆和高昌一样都在柔然的控制之中。送使文书记载，永康十年闰[三]月五日，焉耆王亲自前往柔然汗国，或许很能说明至少此时焉耆已经成为柔然的附属国。

如上所述，与送使文书同出一墓的文书中，有一批《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其中多处记载了焉耆王在高昌受到供奉的情况，但抄写帐的人不太清楚焉耆这个名字，因此时而写作“鄯耆”，时而写成“耆鄯”，其实都是焉耆。现摘引有关记录如下（括号中为断片编号，阿拉伯数字为行号）：

（二）10] 薪付得钱供鄯耆王

（九）12] □得薪供耆鄯王

①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141页。

② 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21页。

③ 参见查克拉巴尔蒂：《笈多王国》，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152—155页。

④ 《魏书》卷7《高祖纪》、卷8《世宗纪》，第144、195、196、204、205、214页。

⑤ 《魏书》卷4下《世祖纪》，第102—103页；《魏书》卷102《西域传》焉耆国条，第2265—2266页。

⑥ 《魏书》卷43《唐和传》，第963页。

⑦ 《魏书》卷30《车伊洛传》，第723页。

⑧ 《魏书》卷102《西域传》焉耆国条，第2266页。

⑨ 据《魏书》卷103《蠕蠕传》（第2290—2291页）或《北史》卷98《蠕蠕传》（第3250—3251页），社仑时期，柔然转盛，所控制的范围，“西则焉耆之地”。不过这时柔然的势力恐怕还未到天山以南，因此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焉耆之地”是“焉耆之北”的讹误。参见余太山：《嚙哒史研究》，第193页。

- 15] 木宗薪供耆鄯王
- (十) 3 樊阿养薪供耆鄯王
- 6] 薪供耆鄯王
- 14] 薪供鄯耆王
- (十一) 1] 供耆鄯王
- 4 薪入内供耆鄯王
- 9 隗已衍薪供耆鄯王
- (十三) 2 成薪供耆鄯王
- 3 酉薪供耆鄯王
- (十五) 1] 耆鄯王
- 10] 薪供耆鄯王
- (十六) 1 薪供耆鄯王
- 2 媚薪供鄯耆王
- 10 令狐成薪供耆鄯王
- 14 午薪供鄯耆王
- 21 阿木薪供鄯耆王
- 25 薪供耆鄯王
- (二十五) 6 张兴宗薪供耆鄯王
- (二十六) 3 薪入内供鄯耆王
- 4 薪入内供鄯耆王
- 6 宗奴薪入内供鄯耆王
- 12 赵保薪入内供鄯耆王
- (二十九) 3 王阿奴薪入内供鄯耆王
- 4 范酉隆薪入内供鄯耆王

这些全是高昌官民向政府交纳柴草(薪)来供焉耆王用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入内”二字,似乎表明焉耆王当时是住在高昌王国的宫内。虽然我们不清楚此时焉耆王族与高昌阚氏的关系,但从文书上看,显然比较密切,因此高昌官民向政府交纳的柴草等税收物直接用于供给焉耆王。这件帐没有年代,推测也是永康年间的文书,而这里的焉耆王,应当与送使文书中的焉耆王是同一个人,事应当指的也是同一件事,即帐所记为焉耆王逗留高昌时官府供其柴草之事。从这样大量的柴草供给焉耆王,很容易让人推想焉耆王永康九年是否是在高昌过冬,因此需要较多的柴草取暖,然后在永康十年闰三月五日,由高昌送他经北山去柔然。

这位焉耆王没有留下名字,距离龙鸠尸卑那的年代(448)有26年的时间,两者为同一人并不是没有可能,但送使文书中的焉耆王更可能是另一个龙姓王朝的国王,史籍中没有其任何记录,^①而在高昌文书中却找到此时焉耆王的记载,这不仅是反映柔然、高昌历史,也是焉耆历

① 从龙鸠尸卑那(448)到龙突骑支(?—611—644)之间,没有见到有关焉耆王的记载。参见拙文:《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史重要的篇章。

三 往来高昌的使者经行的道路

送使文书所记使者主要是去两个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其中有两处没有记录使者的去向，但大体可以确定是去北山，因为使者名字更像是柔然使者的名字。

1. 北山

这里的北山，应当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天山，经过天山的一些隘口，可以通向漠北草原游牧地区。具体来说，在阚氏高昌王国时代，从高昌往北山，应当是去当时高昌王国的宗主国柔然。这条路应当是首先从高昌向北，有数条道路可以越过山，到达相当于汉车师后王国或唐朝庭州（今吉木萨尔）一带的地方。^①从庭州往漠北，没有同时代的记录，但可以参看《元和郡县图志》卷40“庭州条”下所记从庭州到回鹘汗国的路线：庭州东八十里为蒲类县，从蒲类县东北行，经郝遮镇、盐泉镇、特罗堡子，东北三千里至回鹘牙帐。^②柔然汗廷在张掖、敦煌正北方向，与后来的回鹘汗廷相距不远，可以说阚氏高昌与柔然交往的主要路线应是走后来的所谓“回鹘路”，当然草原地带水草丰美，所以具体的路线不一定非常固定。

2. 焉耆

送使文书所记的另一个方向是去焉耆。从高昌到焉耆，汉唐之间的道路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到今天也相差不远。《新唐书》卷40《地理志》陇右道西州条对这条道路有比较细致的记录，可以作为阚氏高昌时期使者往来路线的参考，今转录其文，并括注阚氏时期的相关地名：

自州（即高昌城）西南有南平（柳婆）、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笃进）西南入谷，经碯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③

阚氏高昌王国送使往焉耆，走的应当就是这条路。

至于子合、乌菰、婆罗门等国使者从高昌回国的路线，一条路是从焉耆往西，经龟兹（库车）到疏勒（喀什），越葱岭（帕米尔），南下印度；另一条路是从龟兹西拨换城（阿克苏）南下到于阗（和田），再西行，经子合（叶城），西南经悬渡入西北印度，或从子合继续西行到疏勒，再越葱岭西行。这些都是熟知的丝绸之路干道，前人论述颇详，此不赘述。

至于南朝吴客的往来路线，如上所述，吴客来高昌，主要是从建康（南京）溯长江而上，再从益州（成都）北上，经吐谷浑界（盛时控制从青海到且末），到高昌。这条路的前半即是所谓吐谷浑路，或称河南道，或称青海道，学者已经有非常细致的探讨，^④这里也不重复。应当指

① 高昌通庭州的道路，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582—602页，图9。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40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3—1034页。

③ 《新唐书》卷40《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详细解说，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第463—470页。

④ 比较详细的研究，参见松田 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史 雠 志》第48编第11、12页，1939年；《古代天山の 史地理 的研究》（增补版），东京：早稻田大 出版社，1974年，第151—163页；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40—50页，收入《夏鼐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65—72页；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第168—195页；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4辑，1986年，第145—152页；薄小莹：《吐谷浑之路》，

出的是, 阚氏高昌时期从青海湖为中心的吐谷浑到高昌, 要避开占据河西走廊的北魏, 则主要应当走今天青海、新疆交界的茫崖, 到鄯善(今若羌), 再北上经过罗布泊的楼兰古城, 越库鲁克塔格, 进入吐鲁番盆地。^①

四 总 结

公元5世纪下半叶, 正是中亚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代, 周边各大国都把势力伸进中亚, 力图控制那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北魏在灭掉河西走廊的北凉后, 势力一度进入焉耆、龟兹, 但未能站稳脚跟。因为与之敌对的漠北柔然汗国也伸出它强大的右臂,^② 把阚氏高昌当成自己的附属, 并且让焉耆国王前来漠北汗廷称臣纳贡, 甚至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控制于阗、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 进而影响到北印度的乌菟。在帕米尔以西地区, 北方强国嚧哒击败萨珊波斯, 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寄多罗的领地, 并且在5世纪初, 进而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 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攻击于阗、焉耆等国。^③ 嚧哒的扩张并非没有遭到抵抗, 不论是萨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 459—484年在位), 还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454—467年在位), 都曾努力与嚧哒争夺中亚, 但都未能挡住这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蹄。在嚧哒的压力下, 中亚、南亚的一些小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 我们过去从《魏书》本纪中看到过许多中亚王国遣使北魏的记载, 现在又从吐鲁番出土送使文书中看到他们越过北山, 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 由此不难看出柔然汗国在5世纪后半中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送使文书所出自的高昌, 再次向人们展示它在东西南北各国交往中的咽喉作用, 也说明阚氏高昌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国, 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作者荣新江, 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00871]

(责任编辑: 宋 超)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第70—74、51页; 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第40—50页; 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イ教》,《イ教艺术》第218号, 1995年, 第11—38页; 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第43—52页; 姚崇新:《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中的外来风格渊源再探》,《华林》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年, 第245—258页;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② 2005年9—10月间, 我们曾从若羌的米兰出发, 北上到楼兰古城, 考察了这段艰难的道路。有关穿过罗布泊地区到高昌的交通路线及其历史上的活动, 请参看罗新:《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5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483—518页。

③ 关于柔然与西域的关系, 参见余太山:《嚧哒史研究》。

④ 关于嚧哒在中亚的扩张, 参见李特文斯基:《嚧哒帝国》,《中亚文明史》第3卷, 第107—132页; P. Callieri, “Huns in Afghanistan and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Glyptic Evidence,”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M. Alam and D. E. Klimburg-Salter (ed.), Wien 1999, pp. 277—291; F. Grenet, “Regional Interac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ern India in the Kidarite and Hephthalite Periods,”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03—224.

CONTENTS

Special Issue: Studies of the Document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rfan

Relations of the Gaochang Kingdom under the Kan Family with the Rouran Qaghanate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5th Century RONG Xinjiang (4)

Document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rfan record the Gaochang Kingdom under the Kan family sending people and horses to escort foreign envoys back in the ninth and tenth of the year of Yongkang (474 and 475 AD).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these envoys were from the Rouran (Ruanruan) Kingdom Uddyāna in north India, Liu-Song in south China, the oasis-based Zihe (Karghalik) at the southern fringe of the Tarim Basin, Brahman in the subcontinent of South Asia, and Yanqi (Karashahr) at the northern fringe of the Tarim Basin. Also documented were their missions and their route to Rouran via Gaocha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5th century AD, Gaochang, where the documents about escorting the envoys were issued,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ouran's contro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in its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south.

The Battle of Talas and Soldiers of the Tianwei Army Sent to Suyāb: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Tianbao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Recorded in the Document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rfan BI Bo (15)

Recently discovered documents of the post-house in Jiaohe Commandery of the Tang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Tianbao era (751) bear information on envoys from the Ningyuan kingdom (Ferghāna), a minor vassal of the Tang in Central Asia previously unattested in excavated materials. The new discovery facilita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ngyuan and the Tang Dynasty, and provides important clues to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749 and 751, particularly to the Battle of Talas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Arabs in the tenth year of Tianbao. The post-house records about the Ningyuan envoy sent to Chang'an (the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corroborate the Arabic records abou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ngyuan and Shi, and the Tang general Gao Xianzhi's launching an expedition against Shi at the request of the Ningyuan king.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ith a Discussion of Related Document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rfan SHI Rui (32)

The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pplied in official selectio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urfan were some docu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in the second year of Tiaolu of the Tang Dynasty (680) about vacant posts. These are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e evolution of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n that they may mark the beginning of regular nationwide counting of vacant official posts. By studying the counting of vacant posts to which these documents provide clues, it is possible to further discuss another issu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atistics on vacant post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participating in the winter selection (冬集) and the number of vacant posts. It also makes it possible to study the emergence of the regulations on selection that were used to adjust the ratio between the two, as well as the origins of this practice in the accounting system.

The Making of Graded Labor Force Registers in the Tang Dynasty: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Labor Service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Tomb 61 at Astana WEN Xin (43)

A set of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ancient Tomb 61 at Astana, Turfan, is related to one of the official Census Registers of Tang dynasty, i.e., the Graded Labor Force Register. Study of these documents and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unearthed at Dunhuang and Turfan provide clues by which we may find the procedure, method and locality of drawing up the Graded Labor Force Register, and account for different forms of such registers in the documents unearthed. That may in turn facilit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is type of document and its practical use.

Li Ri or Ju Zhu Li Ri: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me and the Form of Calendars Unearthed at Dunhuang and Turfan CHEN Hao (60)

Judging from the *Yongchun sannian li ri* "Calendar of the Third Year of Yongchun [683 AD]" recently unearthed at the site of the Taizang Pagoda in Turfan, and other related